

刘大胜◎著

北方乡村的生命纪实

留住

致那些终年生活于一地，未至远方的人。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留包

北方乡村的生命纪实



刘大胜◎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刘大胜 201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留鸟 : 北方乡村的生命纪实 / 刘大胜著.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8.6

ISBN 978-7-5470-4936-5

I. ①留…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7291号

出品人: 刘一秀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辽宁泰阳广告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220千字

印张: 8.75

出版时间: 2018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胡利

责任校对: 张希茹

装帧设计: 展志

ISBN 978-7-5470-4936-5

定价: 35.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传真: 024-23284448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联系电话: 024-86255551

引言

奶奶去世时，我在北京，小孩还未满月，妈妈赶来帮忙照料。直到爸爸张罗丧事，通知在外地的至亲回家，我才知道奶奶已经去世。

爷爷和奶奶苦了一辈子，养育子女委实不容易。爷爷晚年病得严重，后来连地也下不来。他去世那晚，一家人都守在身边。奶奶去世时，我和妈妈却不在。

九个小时的火车，我带着无限的思念和感伤前行。一处处黑暗的隧道，正如我昏暗的心情，似乎总也走不出去。忽然发现我已经离开家乡很久，虽然每年都回来一两次，但却感觉距离越来越远，连记忆都渐渐地模糊起来。

等我从赤峰站打车回到家中，跪在灵前，已经是晚上九点多。灯光映在奶奶的遗像上，似乎她并没有离去，还有话想对我说，只是无法张口。十个月前离开时，奶奶还能下地走路，现在已经阴阳两隔。爸爸和四叔赶紧出来，一阵劝慰，

拉我进屋聊了很久，很多许久没有见过的至亲和远亲，在感伤中聊起彼此的现状。

当晚，我在外面守灵，木头燃起高高的火苗，经声佛号念个不停。又和几个哥哥聊了很多，不知不觉到了深夜。

家人们的哀伤少了很多，不像爷爷过早去世那么伤心。人都有归宿，也许那个小盒或者大棺木才是真正的家。该做的事情做完，该说的话说完，完成一生的使命，得享高寿然后自然离去，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奶奶过世时已经九十多岁，这样的丧事也足以称得上“喜丧”。

小时候，爷爷、奶奶最疼的是二大爷家的姐姐、我的亲哥哥和老婶家的兴冉。因为姐姐是孙辈中的第一个，哥哥从小身体不太好，兴冉则常在身边。爷爷、奶奶一直跟着老叔、老婶过，我小时候还经常去老叔家。后来我上学了，游学他乡，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回去只感觉奶奶越来越瘦弱。

前年过年，我又去看奶奶。奶奶拉着我的手说：“这辈子受罪太多了，年轻时不容易，遭的那个罪没边。现在老了，都九十岁了还不死，可能不久就要死了。死了也好，不再拖累子女。你这也老大不小，该要个孩子了。没孩子没意思，有人才有干头，混来混去就是混个人气。你再回来时，可能就看不到奶奶了，再看到也是躺在棺材里。”

就这样，断断续续地讲了一下午。

记得二大爷家的兴文哥当兵时向爷爷辞行，爷爷对他说：“你去当兵，这辈子看着不着你了。”哥说：“没事，当个三年几

年的兵，混好了就回来孝敬您。”爷爷说：“我有一种预感，见不到你了，你走吧，自己照顾好自己，别忘了爹妈。”后来，兴文哥真的没有再见到爷爷。或许直系血缘之间的感应真的那么直接而准确，冥冥之中皆有定数。

奶奶的丧事按部就班地进行，直到棺木被抬上山，放进预先挖好的坑里和爷爷合葬在一起。几根大钉子钉下去，当当地响个不停，凄厉的声音划破长空，传出很远很远。二大爷、爸爸、四叔和老叔扶着棺木，六十多岁的老姑已经哭得没有力气。第二天，一家人按照丧礼开着车，拉上一车土给新坟填上，算是完成了整个仪式。

人生总是有起有落，生命也是有生有死，正如庭前花开花落，天上云卷云舒。父母养大子女，子女给父母送终，这种延续了多年的习俗，还会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几年前，阎连科在《我与父辈》中以哀婉的笔触诉说了一个时代，讲述了父辈们平凡、坚忍、辛酸、悲苦的一生。文风苍凉而感伤，却又带着一丝让人活下去的动力。“在赤贫之境中挣扎的父辈们，却以亲情哺育儿女的善良感恩。亲情是养育善良的土壤、阳光和细雨。”我的父辈和祖辈又何尝不是！一辈辈辛苦操劳，难得吃上饱饭，直到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农民才真正圆了千百年的温饱梦。

我的所思所学、专业训练，从来没有与家乡产生联系，似乎研究和创作仅仅是自己的事情。从锡伯河川、东山脚下走出来，已经不可能回去。家乡早就远去，祖辈和父辈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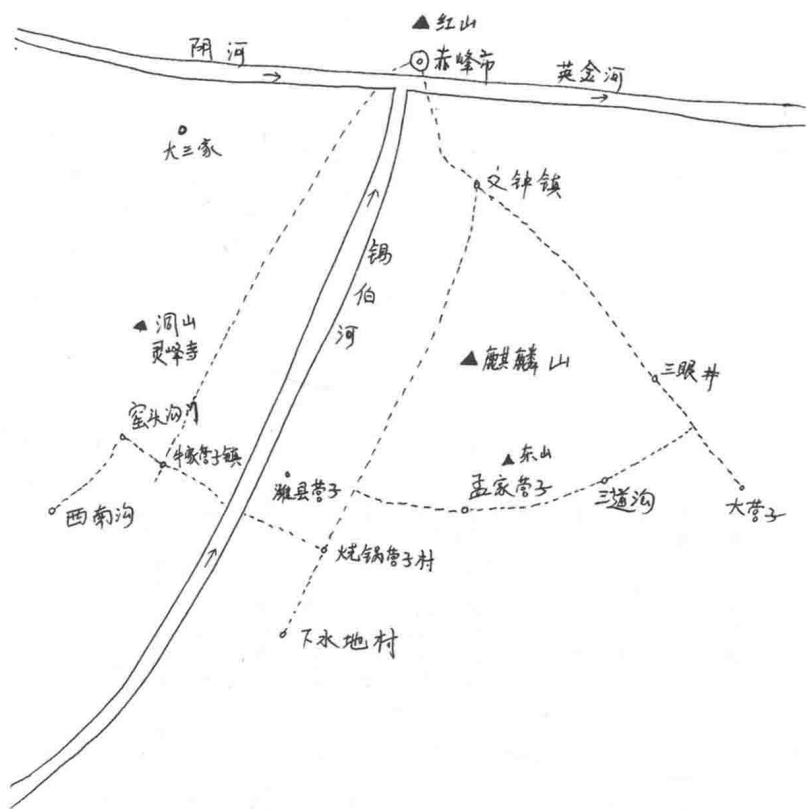
经老去甚至死去，如一抔黄土重归大地。

家族的血缘和亲情无法割断，随时随地牵动着每个人的内心。逝去的人留在活人的记忆里，也是一种永恒。既然注定一生与文字打交道，于笔墨之间求温饱，在真理与谬误的辨析之中实现人生价值，为家乡写一本书、写几本书又有何不可？这是我心底之想。

锡伯河的流水、东山上的田野、乡间的小路，有时感觉那么清晰，有时感觉那么模糊。嘈杂的赌博、喧闹的二人转、辛勤的田间劳作、有说有笑的闲话聊天，这些日常场景只存在记忆中。形之于笔墨，那么近，又那么远。

谨以一个普通家族的悲苦与欢乐、成功与失败、彷徨与奋进、失落与充实，折射社会的发展历程，为中国近百年历史提供一个注脚。

这便是本书的缘起。



一笔一画都是我模糊且悠远的记忆，
或长或短的线条中守望着可爱的水和山。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乡关何处	5
第二章 远思祖辈	49
第三章 苦乐由人	75
第四章 艰难苦恨	111
第五章 师心似水	129
第六章 不可欺人	153
第七章 哀哀父母	179
第八章 浮沉半世	217
第九章 平凡人生	243
附录：近支家谱	260
参考文献和资料	261
后记：人生如蒲公英	265

引 言

奶奶去世时，我在北京，小孩还未满月，妈妈赶来帮忙照料。直到爸爸张罗丧事，通知在外地的至亲回家，我才知道奶奶已经去世。

爷爷和奶奶苦了一辈子，养育子女委实不容易。爷爷晚年病得严重，后来连地也下不来。他去世那晚，一家人都守在身边。奶奶去世时，我和妈妈却不在。

九个小时的火车，我带着无限的思念和感伤前行。一处处黑暗的隧道，正如我昏暗的心情，似乎总也走不出去。忽然发现我已经离开家乡很久，虽然每年都回来一两次，但却感觉距离越来越远，连记忆都渐渐地模糊起来。

等我从赤峰站打车回到家中，跪在灵前，已经是晚上九点多。灯光映在奶奶的遗像上，似乎她并没有离去，还有话想对我说，只是无法张口。十个月前离开时，奶奶还能下地走路，现在已经阴阳两隔。爸爸和四叔赶紧出来，一阵劝慰，

拉我进屋聊了很久，很多许久没有见过的至亲和远亲，在感伤中聊起彼此的现状。

当晚，我在外面守灵，木头燃起高高的火苗，经声佛号念个不停。又和几个哥哥聊了很多，不知不觉到了深夜。

家人们的哀伤少了很多，不像爷爷过早去世那么伤心。人都有归宿，也许那个小盒或者大棺木才是真正的家。该做的事情做完，该说的话说完，完成一生的使命，得享高寿然后自然离去，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奶奶过世时已经九十多岁，这样的丧事也足以称得上“喜丧”。

小时候，爷爷、奶奶最疼的是二大爷家的姐姐、我的亲哥哥和老婶家的兴冉。因为姐姐是孙辈中的第一个，哥哥从小身体不太好，兴冉则常在身边。爷爷、奶奶一直跟着老叔、老婶过，我小时候还经常去老叔家。后来我上学了，游学他乡，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回去只感觉奶奶越来越瘦弱。

前年过年，我又去看奶奶。奶奶拉着我的手说：“这辈子受罪太多了，年轻时不容易，遭的那个罪没边。现在老了，都九十岁了还不死，可能不久就要死了。死了也好，不再拖累子女。你这也老大不小，该要个孩子了。没孩子没意思，有人才有干头，混来混去就是混个人气。你再回来时，可能就看不到奶奶了，再看到也是躺在棺材里。”

就这样，断断续续地讲了一下午。

记得二大爷家的兴文哥当兵时向爷爷辞行，爷爷对他说：“你去当兵，这辈子看着不着你了。”哥说：“没事，当个三年几

年的兵，混好了就回来孝敬您。”爷爷说：“我有一种预感，见不到你了，你走吧，自己照顾好自己，别忘了爹妈。”后来，兴文哥真的没有再见到爷爷。或许直系血缘之间的感应真的那么直接而准确，冥冥之中皆有定数。

奶奶的丧事按部就班地进行，直到棺木被抬上山，放进预先挖好的坑里和爷爷合葬在一起。几根大钉子钉下去，当当地响个不停，凄厉的声音划破长空，传出很远很远。二大爷、爸爸、四叔和老叔扶着棺木，六十多岁的老姑已经哭得没有力气。第二天，一家人按照丧礼开着车，拉上一车土给新坟填上，算是完成了整个仪式。

人生总是有起有落，生命也是有生有死，正如庭前花开花落，天上云卷云舒。父母养大子女，子女给父母送终，这种延续了多年的习俗，还会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几年前，阎连科在《我与父辈》中以哀婉的笔触诉说了一个时代，讲述了父辈们平凡、坚忍、辛酸、悲苦的一生。文风苍凉而感伤，却又带着一丝让人活下去的动力。“在赤贫之境中挣扎的父辈们，却以亲情哺育儿女的善良感恩。亲情是养育善良的土壤、阳光和细雨。”我的父辈和祖辈又何尝不是！一辈辈辛苦操劳，难得吃上饱饭，直到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农民才真正圆了千百年的温饱梦。

我的所思所学、专业训练，从来没有与家乡产生联系，似乎研究和创作仅仅是自己的事情。从锡伯河川、东山脚下走出来，已经不可能回去。家乡早就远去，祖辈和父辈也已

经老去甚至死去，如一抔黄土重归大地。

家族的血缘和亲情无法割断，随时随地牵动着每个人的内心。逝去的人留在活人的记忆里，也是一种永恒。既然注定一生与文字打交道，于笔墨之间求温饱，在真理与谬误的辨析之中实现人生价值，为家乡写一本书、写几本书又有何不可？这是我心底之想。

锡伯河的流水、东山上的田野、乡间的小路，有时感觉那么清晰，有时感觉那么模糊。嘈杂的赌博、喧闹的二人转、辛勤的田间劳作、有说有笑的闲话聊天，这些日常场景只存在记忆中。形之于笔墨，那么近，又那么远。

谨以一个普通家族的悲苦与欢乐、成功与失败、彷徨与奋进、失落与充实，折射社会的发展历程，为中国近百年历史提供一个注脚。

这便是本书的缘起。

第一章 乡关何处

人人都有一个故乡，生活在他乡，却依恋故乡，
我在他乡与故乡之间迷离、错位和彷徨。回溯历史的
源流，几代故乡人追求着饱与暖，直到改革开放后才
实现。

赤峰大地

我来自北方大地的一个小村落，全称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牛家营子镇烧锅营子村孟家营子。长长的地名实在不好记，就先从赤峰市说起。

赤峰是内蒙古自治区下辖的一个地级市，位于内蒙古东南部，东北经济区和环渤海经济区的腹地，曾获得全国双拥模范城和地市级卫生城等称号。因巍峨壮美的红山得名，红即是赤，山即是峰。全市总面积 9 万平方公里，辖三区、七旗、二县，是一个以汉族、蒙古族、满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干旱，夏季炎热，秋天凉爽，冬季漫长。

赤峰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距今约一万年以前就有人类活动。考古学家在翁牛特旗山嘴子乡上窑村发现一个洞穴，高出地面 100 多米，附近有人类使用过的原始打制石器，以及经过烧烤、食用过的肿骨鹿骨骸。经鉴定，应属于新石器

时代早期人类活动遗存。其后，赤峰地区陆续产生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文化，以红山文化最为著名。

1971年，被誉为红山文化象征的“中华第一龙”——红山碧玉C型龙出土，赤峰市因此被誉为“中华玉龙之乡”。该文物呈钩曲形，口闭吻长，鼻端前突，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并排两个鼻孔，颈上有长毛，尾部尖收而上卷，形体酷似甲骨文中的“龙”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队长刘国祥认为，红山碧玉C型龙在迄今为止发现的文物中最具龙形。现在，华夏银行仍使用“中华第一龙”作为标志。

夏家店文化与我所在的村落息息相关。据《喀喇沁旗志》记载，夏家店文化是青铜文化的代表，广泛地分布于赤峰地区，锡伯河两岸尤其多，孟家营子附近就有一处。靠近营子的东山坡上，人们经常在那里挖土，逐渐露出一片灰堆。灰堆呈V字形，深两三尺，长数十米，最宽处四五米。据专家考证，这是先人留下的灰烬，显示那时当地居民已经适应定居的农耕生活，兼营狩猎畜牧。

自东周到魏晋，先后有东胡、匈奴、乌桓、鲜卑等民族在此地活动。伴随着与中原汉族政权的争斗，该地几经战火，农耕和游牧交替进行，汉族文物遗址时有发现。

魏晋之后，契丹在赤峰崛起。契丹原为鲜卑别种，长期与宇文、库莫奚等部杂处游牧。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部族

日众，逐渐从鲜卑部族分离独立，自号“契丹”，中心区域在今西拉木伦河下游南部。

关于契丹先祖起源，有一个神话故事。一位久居天宫的天女觉得云霄之上的生活枯燥寂寞，乘云来到人间，坐着一头青牛拉的车，从一个叫“平地森林”的地方顺潢水（今西拉木伦河）而下。同时，一位神人乘着一匹白马，从“马盂山”顺土河（今老哈河）向东。二人在两河交汇处，即木叶山相遇。

此时，天降花雨，地生灵芝，百花齐放，百鸟争鸣，大地升起一片祥瑞之气。二人携手相亲，花香传递心声，鸟语倾诉情怀，男欢女爱后生育了八个孩子，分别成为八个部落的首领。

这就是契丹族关于自己始祖的传说。据历史学家研究，白马青牛的传说揭示了部分历史事实。游牧于潢水、土河流域的契丹族由原来的青牛、白马两个部落发展而成，最后壮大为八个部落。

时至唐代，中央王朝在此设置松漠都督府，以契丹大贺氏酋长为左领军将军兼松漠都督，赐姓李。这是唐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松州或松漠后来成为赤峰的代名词，赤峰电视台原来有个节目就叫作“松州大地”，已经去世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浦江一生研究辽金史，给自己的论文集取名《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

安史之乱削弱了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契丹民族壮大起来，经过百余年的生聚，有了建立新王朝的意愿和实